



傷寒論辨正

陽中
陽下

四

武
5/2
4



明中武
卷4



傷寒論辨正卷陽中

平安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辨陽明病脉證并治法

三陽之主熱也。熱極于陽明。為陽明者。以胃為其部位也。而在表之裏者也。而胃之所收。在于飲食。而津液生于此矣。故胃也者。津液之府也。而熱已入胃。則津液不得不涸竭矣。燥屎之所以成也。是故不屬之於腸。而獨屬之於胃。曰胃中有燥屎也。而不大便難鞭等。統取之胃之實。言熱之實於胃。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中 一登復園載

也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也其證亦不一焉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或口乾燥而渴或腹滿痛而喘讖語潮熱如見鬼狀至其劇者則直視不識人循衣摸牀凡是等之證此為陽明病也陽明之為病也其方亦不一焉有白虎湯有調胃承氣湯有小承氣湯有大承氣湯是因彼其證之一而此其所制之亦不一矣而皆陽明之劑也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也其肇于此者固無論焉或其與太陽少陽俱發者此之為合病也或其始惟在太陽而已發其汗汗出不徹於是其急者遂轉陽明其緩者漸轉少陽既轉而猶未離太陽此之

為併病也二陽三陽之於合併病也其治法亦不一焉於太陽陽明則必先太陽而後陽明也於太陽少陽則獨慎發汗而制以柴胡湯於少陽陽明則獨慎下之而制以白虎湯此之為合併病之治法也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也其變亦不一焉在胸中懊憹則以梔子豉湯在小便不利則以猪苓湯在胸脇滿不去與不大便而嘔則以小柴胡湯在喜忘與善饑則以抵當湯又其便膿血也以桃花湯食穀欲嘔也以吳茱萸湯發黃之由瘀熱也以茵陳蒿湯其微黃發熱也以梔子蘗皮湯其由寒濕也以麻黃連軛赤小豆湯凡是皆陽明之變

而隨以制之者也。而其變未止于此矣。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而熱極于此也。有自太陽而轉焉者。有肇于此焉者。於是仍微發熱惡寒則此為其表未解而其汗出多者。以桂枝湯其無汗者。以麻黃湯。此皆以合併病言之。故二湯皆曰陽明病以明之矣。且太陽為表為外。陽明為裏為內者。亦惟為欲辨此等之分。故隨便而言之矣。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而熱之極于此也。寒亦極于此焉。而各岐之三部位者。本是在其淺深緩急之差。而無不歸于胃府焉。是故又必有遽趨陰位焉者。趨陰位之極。莫甚乎厥陰。於是下利清穀則雖外有熱。此為

裏有寒。而以四逆湯。此其變之極也。此但舉其一而示其二之於熱與寒。而歸于胃府焉者也。而其變亦未止于此矣。陽明之以胃為其部位也。雖既載之於太陽篇。而詳其變于此乎。亦非復聚其至厥陰之變於我。而終始如一。則何以能盡而不遺焉乎哉。不可不審矣。而後之解此書者。因太陽之分為三篇。而陽明少陽亦皆分為三篇。此大失仲景氏之本旨者也。如太陽之分為三篇。則本自有其旨而存焉。故不獨太陽矣。聚陽明以下至厥陰之變于此。而示其應之無端。執之如一者也。陽明之為病也。既始之於太陽三篇。而盡其變于此焉。

如少陽病亦既始之於中篇而極其變於下篇故本篇唯舉其一而盡焉故凡各篇之舉脈證而示其變也悉有其旨而存焉豈若後之一一設病門使人搜之之比焉乎哉因是觀之陽明少陽各自在一篇而與太陽之分為三篇不同其旨焉而各分為三篇者此豈非大失仲景氏之本旨焉乎哉不可從矣

問曰病有太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有少陽陽明何謂也答曰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正陽陽明者胃家實是也少陽陽明者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煩實大便難是也凡古書之作篇各有其體裁終始其義焉故今於此書

曰太陽之為病曰陽明之為病曰少陽之為病起之篇端曰太陽病曰陽明病曰少陽病繼以序之是為此書之體裁也而今起以答問者是豈此書之體裁乎凡證之所主各有其位地焉故其交也名以為合其及也名以為併既有合併之名無以尚焉是為本論之旨也而今復分以為三證者是豈本論之旨乎此必後人不辨此等之義強而論之者也不可從矣

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

陽明也者蓋表之裏也而病在胃焉燥屎之所以成者及不大便難鞭等皆因熱之入於胃也故特繫之於胃而統曰實實者邪之實也家字無意義若但曰胃則辭

迫切也故呼曰胃家以為陽明部位之準證耳以下凡
曰陽明病者皆以此言之也此即陽明篇之發首也
問曰何緣得陽明病答曰太陽病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
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不更衣內實大便難者此
名陽明也

此論其始也惟在太陽而遂轉屬陽明之由與不大便
鞭難等統名陽明病之義者也乃其由與其義也似不
大乖矣雖然其由與其義也既具于本論則又何加焉
此蓋後人取之於本論載之于此耳且其由與其義也
雖曰不大乖於本論則如不可廢乎答問之非此書之
體裁而非仲景氏之所論也愈益審矣則廢之可也

問曰陽明病外證云何答曰身熱汗自出不惡寒反惡熱
也

陽明之外證大氏為然矣雖然今論之於此者與前條
全同蓋亦後人取之於本論者也外證往往具于本論
焉則又何俟此論為矧答問之非此書之體裁也亦廢
之可矣

問曰病有得之一日不發熱而惡寒者何也答曰雖得之
一日惡寒將自罷即自汗出而惡熱也

問曰惡寒何故自罷答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
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為陽明病也

二條蓋亦皆後人申論前條所謂不惡寒惡熱之義者

也

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此論太陽陽明併病者也既載太陽篇冠二陽併病四字示其先太陽而後陽明之治例也乃今復載之于此者蓋亦後人之所補也

傷寒發熱無汗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漉漉然者是轉屬陽明也

此論少陽陽明併病者也例曰少陽不可發汗吐下又曰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此皆以柴胡湯言之因是觀之雖發熱無汗不可與麻黃湯可以知也雖汗出漉漉然不可與承氣湯亦可知也此蓋雖後人之

所論而有治法之可以議也若此不可不辨矣

傷寒三日陽明脉大

三陽主熱焉故脉曰浮陽明也者熱之極也故脉曰大也者浮之至也此之為其脉位焉是故在陽位而論之則證統之於熱焉脉統之於浮焉是故陽明之論脉不獨大也或滑疾或滑數或遲或弱皆以浮為之脉位則大也者浮之至也雖然今不曰二三日而曰三日者此與所謂三日三陽為盡辨氣頗相似但曰脉大則如有所遺也蓋亦後人之所論而有脉法之可以議也若此不可不辨矣

傷寒脉浮而緩手足自温者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

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病也

此論熱在太陰而併之于陽明者也蓋始無有發熱惡寒頭痛等之表證於是若脈沉而手足寒者既是少陰也乃今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知是不在少陰而獨在太陰也故曰為繫在太陰若乃瘀熱在太陰小便不利則身必發黃也小便自利則必不能然也故曰不能發黃若乃小便自利則胃中必燥胃中已燥則大便必鞭於是雖繫在太陰而攻之在陽明故曰大便鞭者為陽明病也此言取之陽明而治之也非言名陽明之謂也小便自利蓋其色極赤者也然則雖大便鞭乎小便色

白者不得全為陽明病也此蓋亦雖後人之所論而有治法之可以議也如此不可不辨矣

傷寒轉繫陽明者其人濺然微汗出也

此因前條曰為陽明病而舉陽明之一外證示之者也濺然微汗出是之為陽明之一外證也轉屬轉繫轉入皆以併病言之也此雖義之不背蓋亦後人之所補耳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

此三陽合病之輕者也故以中風為冒首矣口苦咽乾此之為少陽少陽慎汗下故雖發熱惡寒之在太陽固不可發汗者也雖腹滿微喘之在陽明亦不可下者也

是故今舉其一而戒之曰若下之則腹滿小便難也然則何以處之乎若夫太陽之雖重乎制之以小柴胡湯而不及桂枝麻黃也陽明之雖重乎挫之以白虎湯而不及承氣也此之為三陽合併病之治法也是故論曰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主之此其於證太陽為重而不及葛根者也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而面垢讞語遺尿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此其於證陽明為重而不及承氣者也下條亦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咽乾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此其為證與此條為大相類惟有其輕重已蓋雖三陽合病亦不

能無輕重矣是故在彼則曰陽明病以示其重於此之由曰喘曰不惡寒反惡熱身重以彰其重於此之實也於此則曰陽明中風以示其輕於彼之由曰微喘曰發熱惡寒以彰其輕於彼之實也緊本是傷寒之脈而非中風之脈也而今日曰浮而緊者何謂也傷寒曰緊中風曰緩無汗為傷寒汗出為中風而身體疼痛者傷寒身不痛者中風此其正脈證也傷寒曰浮緩中風曰浮緊傷寒而汗出中風而無汗傷寒或身不疼中風或身體疼痛此其變脈證也在太陽則汗出為輕於陽明則汗出為重在陽明則取惡寒於表於少陰則取發熱於表亦靡不各具正與變焉因此觀之脈證之機輕重之由

可錯以綜之不可拘以泥之故今雖曰脉浮而緊何得不曰中風乎惟是三陽合病之輕者也所以以中風為冒首也此蓋小柴胡湯所之也

陽明病若能食名中風不能食名中寒

此蓋因前條論中風而及于此也能食不能食亦惟輕重之分已下條曰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爾它曰能食曰不能食者亦皆其輕重之分已而今不曰傷寒而曰中寒者蓋以裏寒言之也陽明之為證熱之趨于胃者也雖熱之趨于胃乎或本自下利或小便不利或與小承氣湯初鞭後溏其脉非微細則微澁此皆屬之裏寒以

按固瘕尚論篇云溏泄久而不止也

為不可攻也若果攻之則脹滿不能食或下利不止或噦逆或喘滿甚者遽斃是故雖有陽明證先辨此等之分為務也能食與不能食之於輕重一則以熱一則以寒於是乎知雖陽明之專於熱而挾之以裏寒則終不可下之也裏寒之差其緩急於三部位亦皆歸于胃府則此條之雖出後人之機杼乎有寒熱之可以議也若此不可不辨矣

陽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

此因前條論中寒而論其所以不可強攻之由者也

陽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調其人骨節疼翁翁如
有熱狀奄然發狂濺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勝穀氣與汗
共併脈緊則愈

此因前條論中風亦論其所以不可強攻之由者也

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

辨見于太陽篇

陽明病不能食攻其熱必噦所以然者胃中虛冷故也以
其人本虛故攻其熱必噦

此亦論中寒之不可攻也

陽明病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必小便難此欲作
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

此因脈遲為寒之說亦論其所以不可攻之由者也與
前條所謂欲作固瘕大同矣以上五條蓋皆後人之所

論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
故也

多汗而小便利此為陽明之本證也故無汗與小便不
利亦皆其不可攻者也况其於久虛乎久虛謂舊有所
病精氣未復也精氣未復故不能汗出唯在皮膚中作
如蟲行狀耳此蓋亦雖後人之所論而有治法之可以
議也若此不可不辨矣

陽明病反無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嘔而欬手足厥者必苦

頭痛若不效不嘔手足不厥者頭不痛

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效其人必咽痛若不效者咽不痛

嘔而效者以中寒言能食而效者以中風言亦必後人之所論耳

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身必發黃

陽明病被火額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發黃

二條皆論所以發黃之由以為下條茵陳蒿湯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之例也

陽明病脉浮而緊者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汗出此舉脉以權證之輕重者也蓋亦後人之所論耳醫宗

金鑑盜汗作自汗為之說者泥矣

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

按金匱要畧亦為瘀血之候也例又曰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者則衄亦類之也大抵裏有熱者必口乾咽燥於是其渴者與白虎湯其不渴者與承氣湯若其於鼻衄也在表則宜麻黃湯於裏則宜瀉心湯雖口燥之如一乎或渴或不渴雖衄之如同乎或在表或於裏此之為其別也夫既有其別也如此豈可同一其治法哉此條蓋亦雖後人之所論而有治法之可以議也若此不可不辨矣按以上七條為一類

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

此大便必鞭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此論大便雖鞭，不可必攻者也。太陽篇曰：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或小便不利，或大便鞭，皆不在病，而在亡津液。則非藥之所與治也。故今亦期其不久必大便也。於是乎知大便雖鞭，不可必攻也。若其在病乎，不攻而何為也。此二者之於別，亦不可不辨矣。

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

此主少陽而論之也。故不曰陽明病，而曰傷寒嘔多。蓋柴胡湯所之也。故曰：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不大便，腹滿而喘，讖語潮熱，所謂陽明證也。乃以大承氣湯言之也。蓋亦論少陽陽明合併病之治法者也。陽明病，心下鞭滿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此論雖胃實腹滿，之專于陽明，而心下鞭滿之屬于少陽，則亦不可以大承氣湯攻之也。若乃心下鞭滿而痛者，大陷胸湯也。腹中滿痛者，大承氣湯也。此二者之於別，在心下與腹中也。又不但在腹中，雖至于少腹，仍以大陷胸湯。惟在心下鞭滿，則其痛與否，皆不以承氣湯。

此之為法也故曰不可攻之是故若心下滿痛則以大柴胡湯若心下鞭按之痛則以小陷胸湯若心下鞭滿而不痛則以半夏瀉心湯所謂隨證治之者也又或雖心下痛而不至鞭滿則以大承氣湯也論曰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是也因此觀之彰然明哉心下鞭滿之不可以大承氣湯攻之也按攻之利遂不止以下二句蓋後人之所補耳

陽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必發熱色黃小便不利也熱已在裏而又仍在表故曰合面合赤色乃表熱未去之狀也論曰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是也言其在此乎雖不大便未可與承氣湯當先解其表也故曰不可

攻之按以上四條皆不可與承氣湯之例也必發熱以下乃茵陳蒿湯證蓋亦後人之所補耳

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

未經吐下而熱鬱于胃中則不得不心煩所以與調胃承氣湯也而調胃承氣湯之為證亦不一而止焉曰胃氣不和讞語曰自下利脈反和曰不惡寒但惡熱曰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及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曰發汗不解蒸蒸發熱曰吐後腹脹滿凡是皆調胃承氣湯所主而或在二三日之初或在十餘日之後既已趨陽明而未太深者也是以與小承氣湯大不相遠也故皆曰和胃氣今雖曰不吐不下乎觀

其又曰先此時自極吐下曰吐後則惟在胃氣不和而不在其經吐下與否豈可必拘哉若夫以大承氣湯言之則去其芒硝者為小承氣湯去其枳實厚朴而加甘艸者為調胃承氣湯也既去其芒硝乎既去其枳實厚朴而加甘艸乎皆降殺其一等而不如彼之勁駿者也然小本對名於大乎不比之調胃之承氣也故如大小之承氣則通達其用者也如調胃之承氣則獨在其類而又自有其分者也豈若大小承氣之通達其用之比乎哉若夫承氣之有大小而又復有調胃之承氣也亦猶柴胡之有大小而又復有桂薑之柴胡也豈非亦各在其類而又自有其分者哉夫然故當與大柴胡湯而

先與小柴胡湯欲行大承氣湯而先行小承氣湯此之為法也可見先與小柴胡湯而未嘗及桂薑之柴胡先行小承氣湯而未嘗及調胃之承氣也小之所以對名於大而通達其用也是故如桂薑之柴胡與調胃之承氣則各在其類而又自有其分者而非若大小之通達其用之比也彰彰乎明哉若夫三方之量數與煎煮之法之不一焉則姑舍旃乃其於服法亦復不一焉在大承氣則曰分服一升在小承氣則曰分服六合或曰少少與微和之令少安於調胃承氣則曰少與曰少少温服而不曰升合此之為其服法也可見其作降殺之弗啻於藥品而其於服法亦復作之降殺者如此也是故

調胃承氣之於小承氣雖甚硝之勁駿於枳實厚朴乎
既加之甘艸且服之在少少而不及升合則其又降殺
其一等而不如彼之勁駿者也於是乎益知調胃承氣
之在其類而又自有其分者也豈若大小承氣之通達
其用之比哉不可不審焉按此條聯牽下條乃在彼乎
或權之乎此故今不曰主之而曰可與觀下條曰未可
與可以見矣

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心重短氣腹滿而喘
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濇然而汗出者此大
便已鞅也大承氣湯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
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

此條總二節
分為五小節
始一節十三
句小節三
前四句中四
句後五句
終一節九句
小節二
前五句後四
五者字三也

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

字二若字皆
有法

按此曰脈遲
下條曰浮而
遲顧彼表熱
裏寒之義合
之於此也

三陽之於脈也浮為之位故今雖曰遲必其有力者也
若其汗出也或仍太陽或已陽明有此二道之別也乃
其於別在其仍惡寒與惡寒已止焉故曰雖汗出不惡
寒者云云雖字者字見其不苟發也於是乎知其汗出
也雖見陽明證特省其離太陽未乎於惡寒之止與否
也故曰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因復例之於
下條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
汗宜桂枝湯豈非惡寒之未離太陽乎若其汗出也惡
寒已止焉則此為既離太陽而專于陽明也是故獨指
其不惡寒者曰此外欲解豈非不惡寒之專于陽明乎

蓋在三陽則陽明為裏也。其身必重云云。以下乃其證也。於是方法有三道焉。乃今統而斷之曰。可攻裏也。腹滿而喘。大便鞅。有潮熱者。此為大承氣湯也。故曰。手足澀然而汗出者。大便已鞅也。大承氣湯主之。此其一也。其熱不潮。大便不鞅者。此為調胃承氣湯也。故曰。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例。曰。不鞅者。不與之。蓋皆以大小承氣湯言之。而今不載調胃承氣湯者。蓋此條聯牽前條。故畧而不載之。如桂枝湯亦畧之於外。未解也。而不載之。此其二也。腹大滿不通者。此為小承氣湯也。腹滿本是。大承氣湯所主。而今於大滿不通。反與小承氣湯者。何也。蓋大泄下。則必激。激則懼傷其正。不然則或不

得下。又懼其益大滿而益不通。是以微與而微和。令其不大。激為佳。故曰。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此其三也。此條蓋主論大承氣湯。而繼及其所差之別者。也是故。獨於大承氣湯曰。主之。它則曰。未可與。曰。可與也。乃其所差之別。統四道焉。而岐為八例也。不惡寒者。與其惡寒者。有潮熱者。與其熱不潮者。大便鞅者。與其不鞅者。腹滿而喘者。與其大滿不通者。此之為四道八例也。是故若汗多。以下三句。上應。雖汗出不惡寒者。其熱不潮。以下二句。上應。有潮熱者。若腹大滿。以下四句。上應。腹滿而喘也。曰。大便鞅。而不鞅者。自在其中也。惟此四道八例。即是在其轉機。而即是活其處方也。豈可不審。

焉乎哉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厚朴^{半斤}枳實^{五枚}芒硝^{三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
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兩沸分溫再服得下餘勿服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厚朴^{二兩}枳實^{三枚}以上三味
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初服湯當更衣
不爾者盡飲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按如大承氣湯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如小承氣湯則
煮取一升二合分溫再服如調胃承氣湯則煮取一升
少少溫服因此考之不唯作劑之有差而服之亦有多
少之差也豈可不復為法焉乎哉

此條總二節
始為四小節
始一節二前
五句後七句
終一節二前
七句後五句
七者字二若
字六之字三
也字皆有法

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鞭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鞭者不與之
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
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
但初頭鞭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
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以小承
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此蓋承前條曰大便已鞭曰其熱不潮而發此義者也
蓋雖陽明證具大便不鞭其熱不潮者調胃承氣湯所
宜而非大小承氣湯所宜也故曰不鞭者不與之大便
鞭其熱不潮互而言之也若不大便六七日以下至乃
可攻之論燥屎之一候法也乃候之以小承氣湯曰少

傷寒論卷之五
與則六合猶為多乎此為法也夫本失誤古或用私字
與屎通轉矢氣者蓋湯入而燥屎為之旋轉運搖徒作
欲通之氣也而與雷鳴稍異且以腹中言之則解為去
屎者謬矣夫既以轉矢氣為燥屎之一候法也攻之在
大承氣湯而服一升為法也因此觀之雖不大便六七
日未得必為燥屎也所以不可無候法也燥屎之於候
法不但此而已下條往往論以示之也不可不審矣夫
既不轉矢氣之非燥屎之候也初頭鞭後必溏則非大
承氣湯所宜也故曰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以下論其
遂之陰位之變也其後發熱者謂其初在燥屎既與大
承氣湯之後更發熱也故於大便鞭曰復若但發熱而

不至大便鞭也不在小承氣湯而在小柴胡湯論曰傷
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是也不轉矢氣者
慎不可攻也三句反覆丁寧戒夫雖曰大便鞭乎不有
燥屎之候則不可與大承氣湯也
夫實則讖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此承發首曰胃家實而論二岐之別以為承氣湯之例
也實謂邪氣之充實于胃也故以盛言之虛謂精氣之
衰耗于內也故以奪言之讖語者錯出不倫之謂而屬
之邪氣也邪氣者藥之所與治矣鄭聲者鄭重煩煩之
謂而屬之精氣也精氣者非藥之所能補矣是虛實之
辨也讖語鄭聲本是陰陽互有焉而不可偏論也是以

今不繫之以陰陽而獨繫之於虛實也。陰陽者寒熱之位而虛實者陰陽之變也。實本主熱而言之而寒亦不得不言焉。陽明之於讖語而又有裏虛之鄭聲也。少陰之於鄭聲而又有裏實之讖語也。熱與寒也皆有裏實而又有皆有裏虛焉。裏實之於熱與寒皆為可攻矣。是故陽明論表熱裏寒之可溫者少陰論外寒內熱之可下者也。裏虛之於熱與寒皆為不可救矣。是故陽明論之曰難治少陰論之曰死。熱與寒也皆是邪氣之盛是以熱設承氣之差寒發四逆之畧也。惟虛也是精氣之奪雖熱與寒之不可不祛乎無如其終不可救何矣。又可能補之乎。讖語鄭聲本是陰陽互有焉而不可偏論也。

若此矣。因此觀之。讖語鄭聲不在陰陽之位而在虛實之變。所以不繫之以陰陽而獨繫之於虛實也。讖語鄭聲之於虛實也。既是大易混而大不同其歸矣。二歧之別。別在行承氣湯與否之辨。不可不審焉。二歧之於別。莫論於讖語而辨之之要在於鄭聲。是故特釋其義曰。鄭聲重語也。古辭亦有如此者。若曰洛水者洪水也。曰南溟者天池也是也。讖語鄭聲之於虛實也。既是大易混而大不同其歸矣。若謬鄭聲為讖語。攻之以承氣之劑也。不惟其不中。奈精氣之衰耗。何將促命期矣。或謬讖語為鄭聲。投之以四逆之輩也。不惟大乖。奈邪氣之充實。何亦將不可救矣。此不唯謬之。又烏知虛之不可救。

且補乎熱之實于胃也。下之愈其於虛下之益奪所以難治也。寒之盛于內也。溫之愈其於虛溫之何及。所以死也。若其或穀肉果菜之養繼萬一乎。天機未罄乎。此在其幸。非吾之所知也。三陽之獨統之於胃乎。三陰亦莫不統焉。則虛實之變亦莫不復從焉。可以推知而已矣。惟是所以論二歧之別。以為承氣湯之例也。豈可不審辨焉乎哉。

直視讖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此承前條而論之。何可圈以域之乎。三陽之主熱也。太陽與少陽則猶淺而頗緩。所以不曰死也。獨在陽明則既深而最劇。故今加前證以直視。且其喘至滿則不為

不危。所以曰死也。惟陽明熱之實于胃者也。故不大便。或鞭或難。恐其成燥屎也。燥屎之已成。此為其極。所以與大承氣湯也。而今為下利亦復已危。所以曰亦死也。而况其遂之陰位之暴急。豈不復益危乎。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讖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發汗多。蓋以桂枝湯言之。重發汗。蓋以麻黃湯言之。既而其轉陽明也。因發汗之不得其法也。故曰多。復曰重。故在發汗之始也。不可不慎矣。若不慎其始而或多之。又或重之。則胃中乾燥。熱必乘之。不得不遂燥其屎。所以為讖語也。於是乎亦必有虛實之分矣。而其脈短者。

為不與證相應所謂虛也故曰死其脉自和者為不與
證相背所謂實也故曰不死按此條蓋後人據上條虛
實之義副之以脉候以博其義者也而其義之不大乖
也姑屬之於例亦何不可乎

此條分爲二節前八句後十句凡三句終三句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
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
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脉弦者生瀯者死微者但發
熱識語者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此固非始於陽明者也故今日傷寒若吐若下之言表
已解而裏未解於是或吐之或下之仍不解也故曰後
不解白虎加人參湯亦曰七八日不解云云與此頗同

若其惡寒者此為表證發其汗為注也

不曰發汗者蓋畧之也不大便五六日此其所以不解
也自初至此十餘日忽見日晡所發潮熱則似有其所
更加而然者然則或當惡寒而今不然者以其獨熾于
陽明也於是乎插不惡寒三字彰夫非有所更加而
然者也獨語識語大同而少異蓋不對人而似有對者
此之為獨語故如見鬼之狀也不必對人而妄語喃喃
此之為識語亦將混鄭聲也豈非大同而少異乎乃至
此八句此為大承氣湯證也若以下並論其劇者與微
者之分也乃在其劇者當夫潮熱之發則不識別人以
下四句乃其證也於是乎亦不能無虛實焉虛實之於
分察之在于脉診焉而脉弦為實故曰弦者生脉瀯為

傷寒論卷中

虛故曰瀆者死惟虛實之分為然矣於其微者則但發熱識語而不至于發潮熱此蓋謂調胃承氣湯也按識語者者字當作爾疑傳寫之謬也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識語小承氣湯主之若一服識語止更莫復服

此蓋論陽明之初起也多汗大便鞕識語此三者胃中燥之候而所謂陽明證者也

此條分為三節前二節凡五句後一節凡五句之法也

陽明病識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矢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雖識語潮熱之為燥屎之候而未審燥屎之成否也而承氣之於大小隨其劇易而制之者若不審燥屎之成否而大小之不隨其劇易也非毀其精氣則必將加之勢也是故於法先與小承氣湯候其更衣否與識語止否與轉矢氣否而後始與大承氣湯也故曰因夫既與大承氣湯亦復於法先與一升候腹中轉矢氣否與大便澆否與小便利否與屎定鞕否而後更與一升此豈非審燥屎之成否自小而大隨其劇易而制之乎惟法為然矣夫既明日不大便則脈當愈滑疾若愈滑疾則何不可更與之也而今微澀則為與證大不相愜故曰反顧滑而疾也此為精氣已奪不能與邪氣停均故

傷寒論卷中

證類

曰裏虛也夫既不大便之實而脈微澀之虛相交於裏則不知其何以處去就之間也故曰為難治夫既明日不大便則得無似其愈可更與之乎然奈脈微澀之裏虛何此豈承氣湯所能救乎故曰不可更與承氣湯也按此條始則論燥屎之候而起以小承氣湯此其易者也中則承之以大承氣湯申論其候法以兩之此其劇者也終則繼之以裏虛之混裏實者深戒其不可更與承氣湯而謬之此其變也

陽明病讞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爾宜大承氣湯主之讞語潮熱之為燥屎之候也蓋熱入于胃則本當消穀

進食而今不能食者為燥屎先成于胃中充塞不行故也故曰反夫胃之稟容飲食也必有其分焉故燥屎之已成于內亦不可無其分焉故今概之曰必有五六枚此之為分也故雖已下之或未全去也故論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又曰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鞭而少也此皆雖已下之未全去者也故燥屎之於分五六枚為概也燥屎之於候不惟在讞語潮熱亦在其不大便六七日不能食也在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也在腹滿痛也在時有微熱喘冒不得卧也此皆燥屎之候也豈可不審乎燥屎之於分五六枚為概也或不無不過二三枚者於是乎先與小承

氣湯為之法也是故讖語潮熱不大便六七日不能食者取之燥屎有五六枚之候與大承氣湯也而其能食但大便鞭者得不取之燥屎不過二三枚之候乎不載小承氣湯者蓋畧之也乃今主大承氣湯而論之劇易故今於不能食者蒙反字提出之於上接若能食者二句於下以倒置之使人或小或大隨其劇易以權其宜也故曰宜復曰主之

二者字有法

陽明病下血讖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澱然汗出則愈

熱入血室本主婦人而目之然其下血讖語者男子亦不得謂無之故今曰陽明病通以標之所以曰陽明病

者以胃實言之也陽明之為病不但身多汗澱然及手足此為其常也而今但頭汗出不及身手足則不可以其常視之况其下血者乎下血之與經水適來不大相遠乎是以名以熱入血室也而熱入血室與熱結膀胱證相近而方相遠曰經水適來曰血自下豈非證相近乎一則小柴胡湯一則桃核承氣湯豈非方相遠乎夫既如狂血自下為熱結膀胱則下血讖語亦當為熱結膀胱而今目之以熱入血室者蓋下血讖語之雖如一如乎或結於胸脇或結於少腹所以岐為二道也乃今雖曰陽明病而但頭汗出也是為在胸脇而關少陽也莫論夫熱結膀胱與之以桃核承氣湯也於焉而若在胸

脇而關少陽則獨不可下也於是乎不取之於膀胱而取之於血室與小柴胡湯為之法也謂其與之澱然汗出而愈也下血讖語之岐為二道也乃今舉其一者目之曰熱入血室則小柴胡湯自具其中若少腹急結則此為熱結膀胱宜桃核承氣湯亦自具其中可以推知焉爾矣

汗出讖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沈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讖語

此蓋本自一條而今謬作二條後人不辨此義強隨為之解者亦復紛紛謬混彌失本義耳謹推文意傷寒四五日脈沈而喘滿十字移蒙之於汗出讖語云云之上併二條而作一條始為明鬯本義當然耳脈沈蓋對浮言其有力也不在表之謂也而非言在少陰之謂也如苓桂朮甘湯及小柴胡湯皆曰脈沈緊大陷胸湯曰沈而緊抵當湯曰微而沈亦皆以其有力言之非如言少陰之無力也乃今觀乎曰四五日脈沈則知在其四五日之前必有表證脈亦浮也於是乎四五日之後須其表已解脈沈之專於裏而後下之為宜故今不曰當而曰須此亦燥屎之一候法也沈為在裏以下二十五字

謂柴胡湯而柴胡龍骨牡蠣湯在其中也

况陽明之重乎此以其間于表裏也不發汗為法矣故曰發汗則讖語藉使陽明之重而少陽之輕乎惟是制之在白虎湯而不在大小承氣况太陽之重乎此以其關於少陽也不下之為法矣故曰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由是觀之雖曰三陽合病乎或柴胡或白虎惟在隨其輕重而制之也此之為二岐之畧焉而三陽合病之間于表裏而關於少陽也少陽為主矣而太陽不與矣所以不發汗為法而有柴胡之差也而時又陽明為主矣乃陽明為主猶顧於少陽矣所以不下之為法而有白虎之具也三陽合病之於輕重而治法之隨之也有二岐之畧焉者若此矣由是觀之三陽合病之於

而下脫亦字

名以治法之有二岐之畧而名焉者是故獨於太陽與少陽之重者則不曰三陽合病而皆曰傷寒如柴胡龍骨牡蠣湯大小柴胡湯是也以其制之在于少陽一道而非若夫有二岐之畧也二陽合併病之於名以治法之有先後之序而名焉者是故太陽已罷專於陽明則不曰二陽合併病而曰傷寒或曰陽明病如大小承氣湯是也以其制之在于陽明一道而非若夫有先後之序也三陽合病之有二岐之畧而二陽合併病之有先後之序也見義於其所名焉者若此矣名義豈可不審焉乎哉柴胡龍骨牡蠣湯曰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讖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云云此本

少陽陽明之相交則亦當曰三陽合病而今曰傷寒者蓋以治法之在于少陽一道而非若夫有二岐之畧也何者胸滿煩驚之重於少陽而讖語之輕於陽明則少陽為主矣而陽明不拘也與腹滿讖語之重於陽明而口不仁之輕於少陽所主不同矣故不及發汗與下之之戒也此豈非治法之在于少陽一道而非若夫有二岐之畧乎所以不曰三陽合病而曰傷寒也曰身重難以轉側曰一身盡重不可轉側此唯劇易之際爾然彼而未必無身重難以轉側之易者此而未必無一身盡重不可轉側之劇者要不在于此而在于或於少陽或於陽明矣輕重豈可不辨焉乎哉桂枝附子湯曰傷寒

八九日風溼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濡云云此蓋陰陽相交則當曰合併病而今曰傷寒者蓋以治法之不涉于二岐而在于一道也何者不能自轉側之與上二證雖亦大不相遠乎身體疼煩之甚于陰位而脉浮虛之微于陽位也非若上二證之皆專于陽位之比也故曰不嘔明其不似柴胡證也曰不渴示其不類白虎證也此為夫與上二證將大易混故也故此而若嘔則此為柴胡龍骨牡蠣湯也此而若渴則此為白虎湯也而今無有此二證於是乎知身體疼煩之甚于陰位而脉浮虛之微于陽位也故亦不及發汗與下之之戒也此豈非治法之不涉于二岐而在

于一道乎所以不曰合併病而亦曰傷寒也若乃於上
二證則不言疼痛雖乃不言方其欲轉側不得謂全無
疼痛矣此則主於疼痛而或身體或骨節於是乎有桂
枝甘艸之別也惟此三證也大不相遠而惟此三方也
大不相近者若此矣而治法之存于其所名焉而在于
其所主矣則先審於其所名焉之義或涉于二道也否
或在于一道也否於其所主矣之分將在于彼也耶又
將在于此也耶然後三證之大不相遠者可彰然而明
于前矣而三方之大不相近者可炳焉而炤于後矣豈
可復混焉乎哉
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熱汗出大便難而

讖語者下之則愈空大承氣湯

未離太陽者及陽明者此之謂二陽併病也二陽之於
併病先太陽而後陽明此之為治法也惡寒已除謂之
太陽證罷也仍未除者為未離太陽例曰太陽病證不
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又曰欲解外者
宜桂枝湯主之是也但發潮熱以下皆既已專於陽明
者也故今對夫可發汗曰下之則愈有此先後之序而
涉于二道焉所以不曰陽明病而曰二陽併病也此而
且不無劇易矣或小或大隨以權之故不曰主之而曰
宜

但字亦對
可發汗也

此條分為五
節首七句前
四句中六句

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

傷寒論辨五
卷陽中
三十一
證要圖載

按於梔子豉湯言古上胎者亦與於白虎湯言自汗出者正同

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讖語若加燒鍼必怵
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懣
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
加人參湯主之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
湯主之

此亦三陽合病而陽明為主者也而今所以不曰三陽
合病而獨曰陽明病者蓋對上條陽明中風標之也而
三陽之合病亦自有輕重矣於是乎謂其輕者為中風
而謂其重者為陽明病也是以在中風則曰腹滿微喘
發熱惡寒此為仍在太陽所以為輕也於此則曰腹滿
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此為已在陽明所

以為重也惟彼輕於此而此重於彼也有柴胡白虎之
別是之為異爾惟此重於彼也對彼輕於此之中風標
曰陽明病也與所謂三陽合病無有異矣三陽合病之
陽明為主也猶顧於少陽矣是故咽燥口苦之輕于少
陽而腹滿至身重之重于陽明則是白虎湯所宜而非
柴胡湯所宜可以知矣因復及發汗與下之之戒也惟
於若下之云云之下載梔子豉湯而於若發汗云云及
若加燒鍼云云之下不載方者蓋其為躁為讖語為怵
惕煩躁云云者亦皆謂白虎湯而不及它也於發汗及
加燒鍼之下所以不載方也獨載梔子豉湯此其及它
者也白虎湯本主渴而不曰渴此其未太甚者也而其

加人參也必曰渴此其最大甚者也是故既曰渴而復曰欲飲水或既曰大渴而復曰欲飲水穀升皆寫其大貪飲之情狀者也此上還至身重之始而繼之於後曰若如猪苓湯亦爾二者皆不可圈以域之矣猪苓湯亦曰渴欲飲水然彼則熱專中焦故問自汗出否此則熱及下焦故為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之屬下焦乎將混夫由裏有寒者也裏有寒者必脉沈而無熱矣此則獨不然本由裏有熱施及下焦者也裏有熱者必脉浮而發熱矣故今日脉浮發熱小便不利此不惟見夫非若熱專中焦非自汗出則小便自可之比也而又要不混夫由裏有寒脉沈而無熱者也雖渴欲飲水之如均乎或

熱專中焦小便自可或施及下焦小便不利白虎猪苓之所以別也不可不審辨矣

猪苓湯方 猪苓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 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下阿膠烱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汗出多則小便當自少矣雖小便少矣而其汗出之多即是白虎湯所宜也豈可謬取之於不利妄與猪苓湯乎故曰不可與猪苓湯按義蓋止於此矣以下或後人之所註雖如不乖乎疑非正文也如施子鼓湯則繼之

此條本為上白虎湯而例之則當不及冒首已而今標曰陽明病者疑傳寫之誤也

於前論上焦者也如白虎猪苓則繼之於後辨中焦下
 焦者也皆以若字以聯牽之以錯綜之見隨其轉機而
 制之也豈可圈以域之乎然彼未盡其辨矣於是乎復
 例之於此以辨其所未盡矣且此條主白虎湯而繫之
 於猪苓湯方後以例之也豈可復圈以域之乎
 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此蓋承上條大承氣湯而論之也不可無冒首矣大承
 氣湯曰陽明病脉遲云云今亦曰浮而遲此豈非承上
 條而論之乎雖然彼則裏熱此則裏寒何其懸隔也夫
 三陽三陰之於熱與寒也熱不惟統之於胃而寒亦莫
 不統之於胃焉胃之不兩惟熱與寒之兩之爾是以不

據此條當標曰陽明病而者豈誤前條者豈誤耶如桂枝麻黃及小柴胡湯等亦皆標曰陽明病可以見已今加浮而二字其所謂陽浮而陰弱同義見彼尚在陽位之時既察此及陰位之機也

無外仍在陽位而內遽趨陰位者乃今論之於此曰脉
 浮而遲表熱裏寒云云此對裏熱而論之也故不曰裏
 虛而曰裏寒裏寒者下利清穀即是其物也脉猶位於
 浮而未至微澀則尚猶可救矣脉微澀是之為裏虛也
 至裏虛則既已不可救矣脉遲之雖屬寒而裏熱之太
 熾非承氣之劑莫之能救矣脉浮之雖在表而裏寒之
 已甚非四逆之輩莫之能溫矣可見此篇之名於陽明
 乎莫論乎聚在陽位之變而又繼趨陰位之變於後要
 不可不交顧之于此焉所以承彼大承氣湯而論此四
 逆湯也胃之不兩惟熱與寒之兩之爾而兩者之於轉
 機始之裏熱而今也裏寒致懸隔之若此矣而轉機之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中 三十一 證霞園藏

不易察視之在斯忽焉在彼兩者之於轉機不可不深察矣按此條之義本當如此爾而今突然載之於此者可謂失本旨矣蓋亦撰次之謬也

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二條蓋前則例白虎加人參湯後則例猪苓湯者謬載之于此耳

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下之蓋以承氣湯言之其外有熱對其內或有寒或有熱而言之所謂身熱不去也蓋內有寒者手足必寒甚

則至厥逆四逆湯曰大汗出熱不去云云此所謂內寒外熱也乃今對夫手足寒曰手足溫則不及此而仍內有熱者可知矣內有熱者結實心胸則必心下鞭滿而痛此所謂結胸也乃今對彼之甚曰不結胸則不及此而其不甚者亦可知矣夫既若此而心中懊憹饑不能食則內不有寒而猶有熱鬱聚心胸者審矣所以用梔子豉湯也唯是陽明之變也

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此亦陽明少陽之相交者也而潮熱之由燥屎則似其可攻者也而今大便溏者蓋在其始非不大便則必鞭

因與承氣湯下之遂乃為瀉所謂初鞭後瀉者也既而大便澹則小便當自少而今反自可及胸脇滿不去皆以熱仍內結故也胸脇滿蓋自始有之至此猶自若所以曰不去也雖潮熱之由燥屎乎大便澹及胸脇滿皆不可攻者也所以用小柴胡湯也柴胡加芒硝湯曰胸脇滿而嘔日晡所發潮熱云云與此大同矣而彼則下之不得利縱微利而復已鞭此則下之遂澹者也豈可視以同之乎調胃承氣湯曰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澹腹微滿鬱鬱微煩云云雖均大便澹乎彼則不在胸脇而專在心下此則不專于心下而專于胸脇滿亦豈可視以同之乎雖然彼而表證仍在縱專在心

下亦宜柴胡湯惟法為然矣凡是等之辨不可不審焉亦惟陽明之變也

陽明病胸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而汗出則解也亦惟二陽之交者也蓋胸下鞭滿而嘔舌上黃黑胎者宜大柴胡湯惟其白胎者宜小柴胡湯此為二湯之分也乃今觀乎白胎之於小則黃黑胎之於大自具其中故不曰主之而曰可與可以見已亦惟陽明之變也上焦得通云云以下論小柴胡湯之治胸下鞭滿乎嘔止胎去不攻其不大便而亦自通之義也雖義不乖矣蓋亦後人之所補也

又論
又作久

陽明中風脉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又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此至耳前後腫漸為此等之證者而本非其太甚者也故今以中風為冒首也而其於證陽明為重乎少陽亦不為輕也有如太陰者有似少陰者擾擾乎如不可辨詰然且不知其刺何經穴也若但為耳前後腫之少差乎奈其它何矣若乃此而仍發熱惡寒此為外不解也外不解則雖過十日脉當自浮於是又有二歧焉若在

此亦下
天不六
大

少陽陽明乎猶制少陽矣是之為法也故曰脉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若在太陽陽明乎先救太陽而後攻陽明矣是之為法也故曰脉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言其無腹滿脇痛等也太陽篇亦曰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與此祇同乃今雖擾擾乎如不可辨詰乎據此以臨之適足以對決矣若不尿以下作勢更甚所以不治也按又按之氣不通一句及刺之小差一句疑衍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與大猪膽汁皆可為導

陽明論
五
登
復
園
藏

按大病差後
久不大便或
硬欲通而不
通亦不可攻
者宜用此方

此不謂其重者而謂其輕者也陽明之為病自汗出為其常也既而自汗出又或謂表未解頻發其汗則小便當自少而今自利小便自利併其汗外馳則內又何所蓄乎故曰此為津液內竭津液內竭則大便烏得不鞅乎大便已鞅則似其可攻之雖似其可攻之本非若其熱太烈之所使則奚其可攻之故曰雖硬不可攻之既其不可攻之乎如大便硬何所以設導而通之之法也蜜煎導方 蜜七合 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似飴狀擾之勿令焦着欲可丸併手捻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汁方 大猪膽一枚 瀉汁和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一食頃當大便出

集註云或用土瓜根搗汁竹管灌入穀道如無土瓜根膽汁和醋導之醫宗金鑑引內臺方云用蜜五合煎凝時加皂角末五錢蘸捻作挺以猪膽汁或油潤穀道內之

湯 陽明病脉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陽明病脉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二條盖皆承繼上條大承氣湯之後而論之也故今亦曰脉遲曰脉浮遲本非陽明之脉位盖其變位也乃今

表未解對裏已與而言之

循以舉脈云爾承繼彼曰若汗多云云而論之於此曰
 可發汗宜桂枝湯惟微惡寒者表未解也二句下通之
 麻黃湯而例之也雖陽明之本多汗而又不無其無汗
 者於是若仍惡寒則此為太陽未除而其多汗者權之
 桂枝之類其無汗者權之麻黃之類故皆曰宜可見雖
 標曰陽明病用桂枝麻黃先制太陽而後攻陽明則是
 太陽陽明合併病之治法也二條之義既已如此則當
 移次之於上條大承氣湯之後以隸屬於彼爾矣
 陽明病發熱汗出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
 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嘗者此為痰熱在裏身必
 發黃茵陳蒿湯主之

此條分為二節前四句後七句

此至不能發黃也先舉陽明之本證以明發黃之所由
 也汗出小便利為陽明之本證則雖熱之已甚不至鬱
 閉於裏而發黃也故曰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越發揚
 也熱之已甚鬱閉於裏而不能發揚則不得不但頭汗
 出身無汗小便不利且渴且發黃也故曰此為痰熱在
 裏身必發黃發黃之為證有熱有寒曰痰熱曰寒溼寒
 溼之於發黃猶痰熱之於發黃也溼之已甚雍滯於裏
 而不能浮散則不得不四肢沉重小便不利腹滿身目
 悉黃也寒溼之於發黃猶痰熱之於發黃也發黃之為
 證有熱有寒而其因痰熱者如橘子色而渴是為茵陳
 蒿湯也其因寒溼者如熏黃而不渴是為麻黃連軹赤

小豆湯也此為寒熱之概別亦惟陽明之變也發黃之為證寒熱之不一而止也竝舉其證與方之差於此篇之末以為結尾則此條亦當移次之於此篇之末於彼條之前以為一類爾蓋亦撰次之謬也按劑頸而還者即但頭汗出身無汗之義更為重複蓋亦後人之所註謬而混爾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 六兩 梔子 十四枚 大黃 二兩 右三

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按小便當利云云以下當自如此而已此或後人適有

所驗而註之於方後者豈傳于今也耶

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下之

喜忘者似後之所謂健忘者也畜血即久瘀血也夫屎已鞭則大便當難而今乃易故曰反蓋畜血自太陽則候在膀胱焉故驗其小便之利否也於陽明則候在腸胃焉故驗其大便之黑否也夫雖大便黑之為畜血之候乎燥屎亦不得不黑焉此何以別之乎曰畜血則黏如漆燥屎則晦如煤是為其別也夫雖喜忘之由久瘀血乎在畜血之候必唇舌乾燥手掌煩熱或消穀善饑或腹不滿而言我滿也要在于審是等之別與是等之

候焉爾按讚論後條辨皆證作病所以然者至今喜忘
十三字疑後人之所註也又按此條當移次之於上條
陽明病下血讖語云云之下以為一類

此條分爲
三小節前
四句四中
句後二句

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
初頭鞭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此當其始也蓋有腹滿不大便等證而以小承氣湯下
之者也既下之心中懊憹而虛煩者是梔子豉湯證也
乃今心中懊憹而煩猶且腹滿不大便者以其有燥屎
故也有燥屎者必繞臍痛發作有時是為大承氣湯證
也故曰胃中有燥屎者可攻於是若腹微滿而不至鞭
滿與之小承氣湯初頭鞭後必溏是燥屎未成之候而

非大承氣湯證也故曰不可攻之於是復提之於後曰
若有燥屎者切其於焉而獨在大承氣湯也按此條與
上條所謂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云云皆在下之後見
其變之或如彼又或如此則當移次之於彼條之下以
為一類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
故使不大便也

前條惟曰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而不論其狀如何因乃
詳之於後爾又何可圈以域之乎亦燥屎之一候法也
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
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

宜桂枝湯

此蓋論太陽之似陽明與陽明之似太陽者也故姑以病人標之矣與病人藏無他病祇同彼則時發熱自汗出不愈曰先其時發汗則愈此則煩熱無汗曰汗出則解皆謂桂枝湯而於此則亦謂麻黃湯也煩熱之屬惡熱乎雖在陽明亦莫不在太陽焉而與惡熱少異矣莫論發熱之於太陽與日晡所發潮熱之於陽明矣至如煩熱之在太陽與發熱之屬陽明則不得不過而濕矣於是先標曰病人插一又字以兩之使人殊稽之於此而自得處方之道者也煩熱發熱互而言之則莫論如瘡狀日晡所發潮熱為正陽明矣惟夫煩熱之本似其

煩主煩熱
兼言心煩
已故不曰不
而曰不解

宜下乎是故今斷之曰汗出則解言仍在太陽也惟夫發熱之本似太陽乎是故今斷之曰屬陽明也言其宜下也脉實者包謂熱之實於胃也脉浮虛者虛對實謂仍在表未及裏也既謂桂枝湯乎類為麻黃湯故曰宜既謂大承氣湯乎它為大柴胡湯故曰與可見既插又字以兩之乎此而復各拆二之也此豈非論太陽之似陽明與陽明之似太陽使人殊稽之於此而自得處方之道不過而濕矣乎不可不審焉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上條曰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云云又曰陽明病下之

心中懊懣而煩云云今復曰大下後云云皆已下之不解在彼則如彼於此則如此見一等深一等雖皆已下之此殊大下之則誰知煩不解腹滿痛之由燥屎未罄之使之乎乃今斷其由曰此有燥屎也則知雖大下之猶有燥屎為是等之候也亦燥屎之一候法也按所以然者以下十字疑後人之所註也又按此條當移次之於上二條之下以為一類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熱之實於胃也外焉多汗內焉小便數是津液之將竭也大便惡得不鞭乎燥屎之所以成也燥屎之已成欲彌益實也大便惡得不難乎然今反無汗小便不利則津液不外漏而與熱內交所以大便乍難乍易也時有微熱者謂熱沈實于裏不得浮越但時時微發于外也喘冒不能卧者謂喘息昏冒不得卧寐也皆由燥屎使之也故曰有燥屎也亦燥屎之一候法也按下條得病二三日云云之末論小便少者之不可攻也乃今對彼而論此小便不利之不可攻者也故不曰陽明病而標曰病人然則當隸屬之于彼條之後爾

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嘔本柴胡證在於胸脇故不拘食穀與否此為少陽也

食穀則欲嘔不食穀則否此為繫於胃故曰屬陽明也
 所以不與柴胡湯而與吳茱萸湯也例曰嘔多雖有陽
 明證不可攻之又曰欲吐者不可下故雖曰屬陽明固
 不可下者也夫既與吳茱萸湯而不唯不已反加劇者
 此不繫於胃而仍在胸中也在胸中之劇或至飲食入
 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故曰屬上焦也此為
 瓜蒂散也按此條本是少陽之變而非陽明之變也太
 陽中篇繼小柴胡湯之後論曰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
 明也云云豈不亦類乎然則亦當移次之於小柴胡湯
 之後與彼為一類爾乃今載之於此者豈因曰屬陽明
 謬之耶

按但心下痞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也不更衣十日不更至朝熱語至煩燥腹滿痛或喘或口乾燥等故曰無所苦也此為實煎導也

吳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 人參三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按太陽中篇載五苓散曰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云云此頗似轉屬陽明者也此條乃論其所以轉屬陽明之本在其輕者而救渴亦在五苓散而不及白虎湯也此蓋後人繼彼之義而發此之論者觀乎標曰太陽病可以見矣乃今載之於此者因夫

傷寒論辨正 卷陽中 四十一 霍亂

轉屬陽明之言亦謬之爾

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為自和也汗出多者為太過

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亦為太過太過為陽絕於裏亡

津液大便因鞭也

脈浮而芤浮為陽芤為陰浮芤相搏胃氣生熱其陽則絕

以上三條蓋皆王叔和之脈法耳

跌陽脈浮而濡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

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此條突然脈言跌陽證言脾約恐非仲景氏之言也或

後人私取之於千金方備一考檢者謬混于此耶惟其

於證小便數大便難為可論已小便數大便鞭於小承

氣湯亦云何以別之惟熱之熾與否此為其別也按金

匱要畧難作堅

麻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芍藥半斤大黃一斤厚朴一尺

枳實半斤杏仁一升右六味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飲服

十九日三服漸加以和為度

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胃也調胃承氣湯

主之

此蓋在其二三日之始也有發熱惡寒之表證於是與

桂麻之劑發其汗而不解惟惡寒止熱遂及于胃蒸蒸

于外大便或難故曰屬胃也蒸蒸者熱氣熏蒸貌如蒸

炊然故屬惡熱也按此條蓋太陽之變也太陽之於變

蒸對翁翁
言其如有根
基也翁翁如
無根基然此
其別也

莫不肇發汗之始也是故發汗之法大抵在二三日也
而又有其不可發汗者例曰太陽病三日已發汗不解
云云小建中湯曰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云云及如
此條是也是豈非太陽之變乎本是二三日之猶淺而
未深乎似其仍可發汗也雖乃似乎既已轉入胃則固
不可發汗者也要審夫轉入胃之候於似其仍可發汗
之初無失機之過爾若過失其機則又不得不復之變
也之變之極或至不可拯矣是皆多肇發汗之始則發
汗之過或不及仍可發汗與不可發汗而當下之與不
可下不可不審矣是故標曰太陽病曰三日欲令人雖
二三日之猶淺而未深乎先審是等之樞機而制夫自

彼而及此之變爾太陽病及三日字皆該此義豈徒然
發之哉因是觀之此條本在太陽篇中者彰然明哉乃
今移次之於上篇桂枝加葛根湯條之後太陽病下之
後其氣上衝云云條之前庶幾義不大戾也此篇之名
陽明而聚其變乎載此條于此標曰太陽病者最為無
謂豈亦因曰屬胃耶可謂撰次之謬矣

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

此蓋雖已吐之裏熱不除大便乃鞭因為腹滿者也太
陽篇曰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
主之此蓋不由裏熱而由裏不和大便亦不難故雖均
為腹脹滿而不同其方法也又曰傷寒下後心煩腹滿

卧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此蓋雖已下之，其熱不去，鬱結胸腹之間，將復聚于胃，大便或難，故雖均為腹滿，而不同其方法也。如吐後則已而吐之，故為不在胸間而在胃中也。如下後則已而下之，故為不專胃中而專胸間也。如發汗後則已而發汗，故為不在其劇而在其易也。當先審三證之別，而辨三方之分，爾夫然後能認其病位而處之，何必拘吐下發汗後之為？按此條亦當移次之於太陽中篇。夫二條之間為一類，爾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鞭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

大陽篇曰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自和者必自愈

微煩不至為躁，因小便數大便鞭，爾所以與小承氣湯也。若熱太熾而讖語煩躁，腹鞭滿而痛，小便數大便鞭，是為大承氣湯也。論曰：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是為蜜煎導也。例曰：更重發汗，病已差，尚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鞭，故也以吐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鞭云云。因此觀之，雖小便數大便鞭之如一乎，有可攻者，有不可攻者，二者之分不可不辨矣。惟彼則熱已除，津液未復而然者也；故一蜜煎導之，一令自愈，此則熱漸趨裏而然者也。而其一謂熱太熾不可不攻，故與大承氣湯急下之也；其一謂熱不太熾不可大攻，故今與小承氣湯曰和之愈，謂其微與而微。

按本是載謂
胃承氣於太
陽二篇載小
承氣於中篇
于前于後相
照者也皆標
曰太陽病者
抑有以矣

此條分為二
節前十一句
後十一句

和之非若夫與大承氣湯一升大攻之也惟是二者之
分岐為四途如此矣豈可不辨乎按此條標曰太陽病
者與前條調胃承氣湯全同其義則亦當移次之於太
陽中篇太陽病下之微喘云云條之前與彼為一類爾
豈亦因小承氣湯謬載之于此耶

得病二三日脉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鞭至四五日
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
氣湯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能食但初頭
鞭後必溏未定成鞭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尿定鞭乃可攻
之宜大承氣湯

此蓋論次條六七日之前證曰二三日曰至四五日故

不設冒首也脉弱蓋對數弦而言非以微弱言之也發
熱惡寒謂之太陽往來寒熱謂之柴胡蓋二三日之初
無有此二證而煩躁心下鞭則既是陽明之機也故曰
無太陽柴胡證次條所謂無表裏證者是之謂也夫惟
煩躁心下鞭而不至讖語潮熱則其未太甚者也雖其
未太甚乎至四五日大便已鞭則熱將漸熾於裏之機
也論曰若能食者但鞭爾言其未成燥屎也於是乎曰
雖能食以小承氣湯欲驅其將漸熾於裏之熱也然不
多與而少少與之以其未成燥屎也此之為法也是故
既曰少少復曰微和曰令小安反覆戒其不可大攻也
雖然已與小承氣湯不得微和不能小安至六七日本

大便不能食則燥屎已成之候也於是乎曰至六日與承氣湯一升言先與大承氣湯一升遺其一升也論曰讖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乃今雖不至讖語潮熱而不能食之為燥屎之一候也此而小便少者雖初頭鞭後必溏未定成鞭不可攻之恐不但其必溏又遂陷陰位也於是乎曰須小便利屎定鞭乃可攻之言其此而更與夫遺一升也此之為法也按此條追次條六七日之前證而論之則當屬次條之後而今先後錯誤又何圈以域之乎且宜大承氣湯五字疑衍語之大承氣湯之藥與蓋二三日之味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

其下脫太字

熱者此為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此蓋不始在於表而專在於裏專在於裏而不似其太甚者不似其甚者而最大甚者也儼見之於目中不了了焉所以舉以先之也了了猶瞭瞭目中不了了即睛不和也謂眸子朦朧不活動也睛不和三字疑後人之旁註謬混正文也無表裏證謂無往來寒熱也今曰無表裏證煩躁心下鞭大便難身有微熱等之輕者而不曰讖語潮熱腹滿痛不大便等之重者則何以見其最太甚者乎蓋既與小承氣湯不得微和不能小安至六七日目中不了了者因熱已實於裏之太甚也當是之時雖如唯見其輕者不見其重者乎要在決之於目中

急下之對以少與微和之令小安之緩也

時發熱頗似潮熱况不惡寒乎

不了了證不眩夫不似其大甚而過失其最大甚之急機焉是故更舉之於後曰此為實也言所以目中不了了之因熱已實於裏之太甚也熱已實於裏之太甚外似緩而內已急故急之儻可及而緩則必不及故曰急下之豈可過而緩之失其急機焉乎哉
陽明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太陽篇曰病人截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不愈云云此仍在太陽而頗似陽明者也今日發熱汗多云云此已在陽明而頗似太陽者也二者之相似將大易混矣於是乎彼先曰截無他病戒其不可混於此則知此亦戒其不可混於彼自具其中矣時發熱自汗出無乃似陽

明乎發熱自汗多得無似太陽乎二者之於自汗在太陽則未必甚惟其多之畏以其將陷陰位也於陽明則無不畏况其已多乎此獨其故何乎以熱偏裏之暴急故也熱偏裏之暴急則不得不汗愈多矣汗愈多則熱益熾矣熱益熾則津液將竭於內外焦爛於胃矣豈可不畏乎太陽之淺易於表孰與陽明之深劇於裏外雖相似內已異矣豈可混之乎熱偏裏之暴急既已如此矣豈可緩之乎故今亦曰急下之不可不善辨焉按條辨陽明下有病字

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蓋其始在太陽發汗不解但腹滿痛而不至讖語潮

熱則不似其急者也而今所以急之者蓋既而發汗熱
不去津液遂之熱隨乘之卒爾為腹滿痛雖不至讖語
潮熱乎勢轉暴急而亦不可緩者也所以急下之欲挫
暴急之勢也論曰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
痛者此有燥屎也燥屎亦不為不急矣惟熱之不暴急
而漸已熾盛乎燥屎從此而成於是須小便利屎定鞅
而後攻之為法也與雖不至讖語潮熱乎急下之欲挫
暴急之勢似有少緩急也雖然燥屎亦不為不急矣且
腹滿痛之均而不二其方法也豈可復緩之哉以上三
條皆似緩而最急者也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此蓋不知其始之如何惟是腹滿已於是與小承氣湯
下之乎則腹滿當減而今不減雖稍似減不足言減則
非小承氣湯所宜而與大承氣湯為當也然不比之如
上三條急下之之太甚也故今不曰急而曰當按以上
四條聯牽傷寒六七日條來總是一類而一條爾豈可
圈以域之乎

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
尅賊名為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
湯

陽明少陽合病之為下利亦猶太陽陽明合病之為下
利也皆因其熱之偏胃也惟如陽明少陽則不下之為

之法也。雖然其脉滑而數者為宿食之候也。宿食之與燥屎不相遠乎。雖下利為可下也。然是獨陽明少陽合病之變治法而非其常例也。非其常例故曰當下之明其厝少陽而從陽明也。脉滑而數者此為與證相愜所謂調和者也。論曰自下利者脉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是也。今日其脉不負者順也。亦惟調和之義。蓋後人之所註而以下十二字亦又後人從為之解者。謬而混爾。宿食之與燥屎不相遠乎。不二其治法也。論曰陽明病讞語發潮熱脉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矢氣者更服一升云云。脉滑而疾滑而數非亦不相遠乎。論曰下利讞語者有燥屎也。小

承氣湯主之。又曰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與大承氣湯宿食燥屎非亦不相遠而不二其治法乎。惟燥屎則因熱之偏胃為其所焦者也。故必讞語發潮熱宿食則不必因熱稽停不行者也。故不必至讞語潮熱是為其別也。而皆取之陽明則豈可不下乎。本是雖不下之為之法乎。脉滑數之為宿食之候曰當下之則明也。豈哉。是獨陽明少陽合病之變治法而非其常例也。陽明少陽合病之於下利其脉不唯滑數又不無夫為宿食所礙。至微澀者也。豈謂脉微澀之不與證相愜而止哉。亦不可不下矣。

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脉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

此條分為三節前四句中七句後三句

下脉數不解合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若脉數不解而下不止必協熱而便膿血也上條曰傷寒六七日無表裏證云云今亦曰無表裏證者蓋自彼析來論其始之頗同而又或其至于此者也而彼則急此則緩於是或瘀血或便膿血豈非復博其之變之變乎蓋發熱至七八日脉浮數則無疑其仍在表乎例曰脉浮數者病在表可發汗此以其惡寒者言之也今雖脉浮數乎惟見發熱而不見惡寒於是先曰無表裏證見其不在桂麻柴胡也然則雖脉浮數之似在表乎既是在裏者又奚容疑乎故曰雖脉浮數者可下之此以承氣湯言之也假令已下云云以下論瘀血

之候也已而以承氣湯下之乎脉數如故不惟熱未去而揅以瘀血瘀血之本成于熱乎與夫未去之熱俱合此謂之合熱合熱則必食已乍欲食此謂之消穀善饑亦瘀血之一候法也食穀已多則大便亦當自多而已下之後至六七日反不大便者以有瘀血故也於是乎亦不能無緩急故今於抵當或湯或丸或桃核承氣隨以處之所以曰宜也已而以承氣湯下之乎脉數如故不惟熱未去而下利不止下利之本因於寒乎與夫未去之熱俱協此謂之協熱協熱則必下利下利赤白此謂之便膿血此為桃花湯也按此條本承上條傷寒六七日云云自彼析來博其之變之變則當隸屬彼條之

後爾矣

傷寒發汗已身目為黃所以然者以寒溼在裏不解故也以為不可下也於寒溼中求之

發黃之為證其所由岐者凡二道焉曰發熱曰寒溼此二道者皆在裏焉何以別之曰但頭汗出身無汗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是之為發熱使之也發熱之於發黃繫在陽明故為可下此為茵陳蒿湯也頭及身無汗小便不利不渴者是之為寒溼使之也寒溼之於發黃專在太陰故為不可下此為麻黃連軀赤小豆湯也惟二道之別為然矣乃今論之於此曰寒溼在裏者對發熱在裏也曰以為不可下者對茵陳蒿湯也然則此條為

麻黃連軀赤小豆湯而例之者豈不彰然哉然今在彼亦復載其證曰發熱在裏身必發黃則與茵陳蒿湯何以見其別乎彼所載之果非其適證也幸可推之於此所論而窺彼其適證矣而此所論也雖不似仲景氏之辭氣乎措之宅無復足以窺者且後人亦必應有所依據不妄出諸其己之私則何必廢此所論乎是以姑取此所論於彼其適證此為寒溼發黃之專在太陰者媿之夫發熱發黃之繫在陽明者岐以別之然後麻黃連軀赤小豆之方庶幾可行之于今而不大背馳于古矣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茵陳蒿湯主之

七八日蓋包大便鞭而言之身黃之因瘀熱也不似寒溼之如熏黃也故曰如橘子色大便鞭之因瘀熱也腹微滿亦莫不因于此此固與上條茵陳蒿湯證自不同也上條曰但頭汗出身無汗渴引水漿云云而此條皆不曰之若頭及身無汗且不渴何以見其果因瘀熱而果與寒溼有別乎曰瘀熱則大便必鞭而腹鞭滿假令不渴必口乾咽燥寒溼則大便或澹雖腹滿不必鞭假令渴欲飲水不至口乾燥惟寒熱之別為然矣於是在彼則曰渴引水漿於此則曰腹微滿但曰發黃而畧之今日如橘子色以詳之互其詳畧差其變態豈可不善察矣乎

傷寒身黃發熱者梔子蘘皮湯主之

較之於前證則其最輕者也故惟身黃發熱而不至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腹微滿等宣明論載此方曰頭微汗出小便利而微發黃者宜服之為得之

梔子蘘皮湯方 梔子十五個 甘艸一兩 黃蘘一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按醫宗金鑑以甘艸為謬代之以茵陳余則循舊數驗因知其舊之不謬而其代之之反謬也豈非泥之甚乎傷寒瘀熱在裏身必發黃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主之

瘀熱在裏云云二句見茵陳蒿湯此本指但頭汗出至渴引水漿者而曰此懸斷身將發黃色而曰必皆論上

所舉之由云爾然今削去此為二字遺一必字為之適
 證者為大可疑矣且二方之各殊品味而大不相類則
 不可各無其分也然今一視之於瘧熱而不岐之於寒
 溼則何以辨二方之分而臨之於今乎竊謂初已脫證
 獨方存者後人妄取二句於茵陳蒿條而補之於此者
 耶彼唯論上所舉之由豈可取之於瘧熱於一於適證
 於此矣乎然則何據取之適證乎獨幸有論寒溼之不
 可下載之于上第四條此豈對夫瘧熱之可下而例之
 於彼者耶據彼而推之此條本已謬則雖似僭妄更作
 寒溼在裏身目為黃而為麻黃連軹赤小豆湯之適證
 庶乎不大誣者耶要之二方之各有其分也各殊品味

發黃之於
 瘧熱與寒
 濕亦皆陽
 明之變也

而大不相類者在于不一視之於瘧熱而岐之於寒溼
 不豎于古而不乖于今爾豈可不善辨矣乎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方 麻黃二兩 赤小豆一升 連軹二兩

連軹杏仁四十個 大棗十二枚 生梓白皮一升 生薑二兩

根也 甘艸一兩 己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黃再沸去上沫

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半日服盡

按醫宗金鑑代生梓白皮以茵陳蒿豈非亦泥之太甚
 矣乎

傷寒論辨正卷陽中終

傷寒論辨正

五十一日登復園藏

陽下
傷寒論辨正

傷寒論辨正卷陽下
 內諸藥性...
 甘...
 麻黃...
 不...
 兩大...

傷寒論辨正卷陽下

平安三關共... 中西惟忠子文甫著

辨少陽病脉證并治法

三陽之主熱也熱屯于少陽焉少陽者以心胸為其部位也而間于太陽陽明者也故謂為表裏證者亦惟其間于中位之謂而非半彼半此之謂也少陽之以心胸為其部位也發汗吐下皆非其宜故曰不可發汗吐下此其正治法也而又有不可不吐下者此其變治法也傷寒中風之於輕重百

故下脫
例字

端之變必因發汗之過與不及也如其重者之遂轉陽明則姑舍梅蓋始之雖重稍減其勢乎又其雖輕漸加其勢乎於是或既已離太陽或仍未離太陽遂屯于心胸間者此為轉少陽焉謂為柴胡證而柴胡證亦不一也有小大之柴胡有加芒硝之柴胡有桂枝乾薑之柴胡有龍骨牡蠣之柴胡凡是皆隨以差之者也仍未離太陽者此名太陽少陽併病焉制之以小柴胡湯而太陽不拘矣此之為法也三陽共俱病者此名三陽合病焉制之以柴胡及白虎而太陽不拘矣此之為法也凡是皆少陽為主也與太陽陽明合併病之先太陽而

後陽明不同其治法者也少陽之以心胸為其部位也而關于此者獨最居多焉不唯因發汗之過與不及亦莫不因吐下之逆也於是聯標曰傷寒中風五六日見夫或自始之重者稍減其勢或自其輕者漸加其勢遂及于此也又標曰太陽病下之後曰服桂枝湯或下之曰發汗後曰吐下後曰太陽病十餘日曰傷寒十三日不解見夫自太陽而及于此也如桂枝湯之於其氣上衝桂枝去芍藥湯之於胸滿桂枝去桂加苓朮湯之於心下滿微痛則載在太陽上篇如麻黃杏仁甘艸石膏湯之汗出而喘桂枝甘艸湯之心下悸欲得按苓桂

木甘湯之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真武湯
之心下悸頭眩身潤動振振欲擗地五苓散之消
渴與水逆梔子豉湯之心中懊懣與胸中窒與心
中結痛梔子厚朴湯之心煩腹滿卧起不安梔子
乾薑湯之微煩救逆湯之驚狂起卧不安桂枝加
桂湯之氣從少腹上衝心桂枝甘艸龍骨牡蠣湯
之煩躁則載在太陽中篇凡是皆在發汗吐下後
而關於少陽部位則太陽之變也少陽之不可發
汗吐下為正治法而又吐下之為變治法也熱實
結胸之急者大陷胸湯寒實結胸之急者桔梗白
散二者之緩也皆小陷胸湯心下痞鞭而滿引脇

下痛也十棗湯胸中痞心下鞭氣上衝咽喉不得
息也瓜蒂散凡是皆或下之或吐之則其最急者
也因又舉太陽少陽併病例不可發汗於前例不
可下於後插之以少陽之變脉證也於是以婦人
標之論熱入血室以小柴胡湯外證未去也論支
節煩疼微嘔心下支結以柴胡桂枝湯汗下之後
猶在少陽而頗似少陰也論胸脇滿微結小便不
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以柴胡桂
枝乾薑湯本柴胡證以它藥下之也論三歧焉結
胸則大陷胸湯痞鞭則半夏瀉心湯痞則大黃黃
連瀉心湯而其表未解者桂枝湯心下痞復惡寒

傷寒論卷之十一
汗出者附子瀉心湯與瀉心湯痞不解也渴而口
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發熱汗出不解也心下
痞鞭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在汗出解之後也
心下痞鞭乾噫食臭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
湯下利已噫氣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湯本不可下
而反下之見心下痞復下之也下利日數十行穀
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鞭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
者甘艸瀉心湯當與瀉心湯而復以他藥下之也
下利不止者赤石脂禹餘糧湯外證未除而數下
之遂協熱而利也下利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
者桂枝人參湯太陽少陽之於合病也自下利者

黃芩湯熱在胸中而及胃中也腹中痛欲嘔吐者
黃連湯凡是皆不可發汗吐下而其稍緩者也載
在太陽下篇惟於心下痞則必問其表於痞鞭則
否或及大柴胡湯用大黃僅二兩則不比之承氣
湯之倍用之也以其關於少陽也少陽之以心胸
為其部位也而關於此者獨最居多焉如此矣本
是自太陽而轉于此則總是太陽之變也是以不
聚之於本篇而聚之於太陽三篇使人識百端之
變不唯因發汗之過與不及亦莫不因吐下之逆
既而轉關於此乎有不發汗吐下之正治法而其
之變乎又有不可不吐下之變治法有輕重有緩

不下脫
可字

急處方之所以隨以差之者也。惟是聚之於太陽三篇切轉機之所依而據焉爾矣。是故本篇僅揭少陽之標名載一二治例及小柴胡湯一條建為之篇焉爾矣。建為之篇者辨其部位者也。以處方之無之不從焉也。少陽之以心胸為其部位也。而關於此者獨最居多焉。而今不聚之於本篇而聚之於太陽三篇切轉機之所依而據焉者固有旨矣乎哉。

少陽之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陽者蓋位於心胸而間於表裏焉。上之耳目口咽下之心下脇下腹中無不皆與焉。於是往來寒熱胸脇苦

欬

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或胸中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脇下痞鞭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是少陽病而柴胡證也。亦謂之表裏證也。不必往來寒熱而其發熱者亦云。論曰嘔而發熱者柴胡證具是也。凡關心胸間者皆取之少陽也。故今以口苦咽乾目眩為少陽部位之準證焉。此舉其一而統之也。亦猶陽明之統之胃家實也。按條辨病上有為字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

中風蓋對次條曰傷寒也。耳目皆屬少陽但目赤而不至眩胸中滿而煩則似其可吐下者。雖然或往來寒熱

或嘔而發熱或口苦咽乾目眩或耳無所聞目赤者皆少陽病而柴胡證也所以不可吐下為法也按吐下則悸而驚一句疑後人所繼而論耳

傷寒脉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少陽不可發汗發汗則讖語此屬胃胃和則愈胃不和則煩悸

脉弦細屬少陽頭痛發熱為太陽則脉證相交者也雖脉證相交乎不可曰合病則治法不涉二岐也若涉二岐則必曰合病此則不然脉證相交而治法一道者也故今通曰傷寒例曰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脉弦細亦柴胡一證則當厝頭痛發熱之在太陽而制脉弦細之屬少陽爾故曰少陽不可發汗

此制少陽一道為法也不比之若夫先太陽而後陽明之涉二岐之治法也按二條皆小柴胡湯之例也又按發汗則讖語云云以下四句疑亦後人所繼而論耳本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脇下鞅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脉沈緊者與小柴胡湯

此篇之少陽為本位則不得太陽病標之也然不以此標之何以見其所以及於此之義也故今加一本字殊以標之也惟邪聚于胸中故今為脇下鞅滿以下之證也大氐服吐下之藥則脉或變矣浮緊為沉緊或為微細乃今論之曰尚未吐下脉沉緊者沉緊之為脉本是在陰位之候也然此獨不然矣惟邪聚于胸中之故令

然者也故於結胸亦云既而為證如此則烏得為在陰位之候乎雖然臨之不得不孤疑矣於是乎今斷其不在陰位而在陽位之不可孤疑云爾按此條在少陽本位而其於脉候如此則小柴胡湯之一小變也若乃揭少陽之標名建為之篇以辨其部位也乃今論此一條為一大梁柱也又按轉入少陽者五字疑後人之旁註謬而混耳

若已吐下發汗温鍼讖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此承前條曰尚未吐下而論之也夫既轉少陽則吐下發汗温鍼皆非其法也於是雖熱不甚胃中燥讖語雖

柴胡證罷仍未解也故曰此為壞病豈可復與柴胡湯乎夫既犯逆之不一也何啻一定證不可不隨其脉證治之矣故曰以法治之太陽篇曰隨證治之亦互而言之按讖語二字當在柴胡證罷下疑錯置耳又按此條之義如此則雖如不乖疑後人之所繼而論耳

三陽合病脉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目合則汗

此蓋論三陽合病之主少陽也而文義不續疑脫簡耳惟欲眠睡目合則汗此少陽證而多有之矣所謂盜汗則亦謂柴胡湯也

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無大熱者謂無表證也陽三陽也主少陽而論之陰三

陰也主少陰而論之蓋言當四五日之前專在少陽至六七日之後寒熱已除反躁煩者此為少陽已去遂入少陰故也論曰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云云此以有表證言之乃今日無大熱者對彼而論之則躁煩亦對彼發於陽而謂此發於陰也且在彼也曰脉浮數則於此也得謂不沉微乎因此觀之一仍在陽位一已入陰位陰陽者寒熱之謂也若夫在六七日熱愈益熾而躁煩者此之謂轉陽明也脉證之變化不可素測或在三陽而千變或入三陰而萬化素測其脉證而不失其轉機者誰哉若夫三陽脉證之於變化既已終之於此篇而將始三陰之變化於後也乃今

論脉證與篇列皆既已陽去入陰之義以為此篇之結尾以為繼論太陰篇之根起也

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此為三陰不受邪也

此因前條所謂陽去入陰之義申述三陰受邪與否之分者也豈後人取之於素問補之於此者耶

傷寒三日少陽脉小者欲已也

在陽明脉大者為邪盛則在少陽脉小者邪衰欲已可知已蓋亦後人之所補也

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

辨見于太陽篇

辨陽明病... 陽明病... 陽明病... 陽明病... 陽明病...

辨三陽不受... 三陽不受... 三陽不受... 三陽不受... 三陽不受...

辨寒三日三... 寒三日三... 寒三日三... 寒三日三... 寒三日三... 傷寒論辨正卷陽下終

